



演 唱

夫誇女三

陳 珊 等 原 著
李 滿 開 整 理
北 京 寶 文 堂 書 店 出 版



演 唱

三 女 誇 夫

陳 珊 等 原 著
李 滿 開 整 理

北 京 寶 文 堂 書 店 出 版

目 錄

三女誇夫（演唱）	（三）
八齣戲（演唱）	（二六）
丟掉老一套（評劇）	（三四）
國家主人翁（蹦蹦戲）	（六二）

三女誇夫（演唱）

陳珊原著
李滿開整理

時間：一九五三年夏

地點：不受限制

人物：張永年：（簡稱年）六十三歲，某機械廠享受勞保的老工人。

張桂蘭：（簡稱桂）張永年的長女。

張秀蘭：（簡稱秀）張永年的二女。

張鳳蘭：（簡稱鳳）張永年的三女。

桂：（上場唱）我張桂蘭出得門來心裏喜歡，

我要到我的娘家走上一番。

都因為我爹爹今天把生日過，

因此呀我才回家把他看。

一路上的風光我顧不得來觀看，

我兩腳不住踏蹬一個歡。

我一邊走來一邊想，

想想我回到娘家該把什麼來談。

（白）唉……可真的，我到了娘家，我爹要問我，我都說些什麼呢？噫！他能問我，你婆婆在家好嗎？那我就說啦，人家在家裏可好啦！在居民組裏那可積極啦！不管大會兒小會兒，都落不下她，人家還參加了婦女識字班，現在都能認一千多字啦。噯，他要再問你女婿勇強怎麼樣？要提起他來呀，嘿！

（唱）提起來呀，叫我真高興，

他真不愧是國家的主人翁。

他在工地裏做瓦工，

精明強幹真是英雄，

他在工作中發明又創造，

完成那國家計劃不費工。

提前完成計劃還不算，

質量他還能保證。

在前天又召開勞模大會，

他又被評上了勞動模範真光榮。

他帶上了大紅花，又發給獎狀，

另外又發給獎品一大宗。

我男人的好處我說也說不盡，
恐怕我說到天黑也說不窮。

我急急忙忙把這路來趕，
見着了爹爹還要問安寧。

秀：（上場唱）我的名子叫張秀蘭，

被服廠裏把活幹。

昨天我下班回家轉，

接到了爹爹給我寄來信一篇。

他言說在今天是他過生日，

我算了算今天正好還是星期天。

我還不收拾收拾去把他老看，

另外再給母親請個安。

我要把這屋裏地打掃一遍，

再把這棹椅板凳擦個光鮮。

轉身我又把這廚房來進，

再把這灶坑、爐台、收拾一番。

我把這屋裏的東西全部收拾好，

再換上一件新衣衫。

隨手我又開開了小木櫃兒，

取出了新鞋又把舊鞋換。

剎時間我把一切工作都做好，

呀！我還忘記了給爹爹帶幾個買東西錢。

張秀蘭我收拾完畢開開了門一扇，

今兒個正好還是瓦藍的天。

我一邊走來一邊看，

轉眼來到大轉盤。

馬路上的汽車不住來回串，

這摩電呀串的更是歡。

我看到了這些倒想起人一個，

想起我的男人劉雲山。

他在工地裏來把工做，

電氣的工作他幹的真是歡。

登高去按裝他不怕，

領導這小組吃苦他在先。

提前完成任務三個月，
另外還把這先進技術傳。

他的工作實在好，

所以才成爲大家的模範。

在工地他裝配了許多配電盤，

每個屋還都有開閉關。

到夜晚這工地裏燈光明又亮，

照得這工地如同白天。

我思思念念往前走，

我想的是那電氣工人劉雲山。

鳳：（上場唱）秀蘭我走路快又急，

都因爲我爹爹生日就是今天。

我和爹爹有半年沒見面，

但願他身板兒和舊日一般。

我正然走來，用目來觀看，

不覺來到工地前。

周圍也有好幾里，

我左望右望，望也望不到邊。」

我再走幾步用目仔細看，

嘿！這塊工地可也不簡單。

電氣攪拌機它嗚嗚轉，

送沙的機器不住上下翻。

修建的工友我再仔細看，

個個的工作幹的實在歡。

也有那上高把架子搭，

也有那在紅色牆上來砌磚。

還有那幾個工友推鐵車，

還有的工友挑土籃。

這搬的搬來運的運，

這工地裏真是熱火朝天。

我男人他也在這鐵西工地，

可不知是不是就在這邊。

他在工地裏做木工，

他的名子叫鄭耀先。

他思想進步工作好，
我們倆結婚才半年。
結婚不是包辦代替，
自由結婚兩下情願。
婚後要問我們怎麼樣，
我們倆有事兒都商量着辦。
我愛他工作幹起來真有勁兒，
在木工組裏他是模範。
改進了工具推廣經驗，
事事他都搶在先。
他也愛我能勞動，
做起活來也不落後邊。
我們倆就這樣來把日子過，
共同進步你愛我憐。
我走過這工地再轉一個彎，
我娘家不遠就在面前。（下場）

年：（上場唱快板）

老漢我名子叫張永年，
今年的歲數六十三。
自幼生來就好勞動，
從小就做工在外邊。
舊社會我受盡了不少苦，
解放後我才把身翻。
工廠裏的機器歸咱自己有，
嘿！這生產馬上就改變。
過去我工作磨洋工，
現在還反不願意過休息天。
別看我年紀老志可不老，
年輕的小夥子也敢比比看。（過門）
現在工廠可大改變，
各種的福利設了個全。
有俱樂部，有醫院，
還有勞保來保護咱。
工廠的好處是無其數，

說它一個月也說不完。

上月工會主席把我找，

說有一件事情要和我商談。

他說你老人家年紀已老，

應該享受勞保回家園。

當時我聽完這事兒是不同意，

老漢我還要幹上它幾年。

我要幹到社會主義社會，

共產主義社會我也要看一看。

這是我老漢作的計劃，

不能改來也不能變。

可是主任、廠長是一個勁兒的勸：

我的腦瓜兒才有了轉變。

解開了我的這個老硬勁兒，

享受勞保我才回家園。（過門）

（白）老漢我叫張永年，是機械廠裏的老工人，今年六十三歲了。我有三個女兒都出了門子，有一個兒子在去年到技術學校去學習去了。今兒個是我的生日。我在前

天捎了個信兒，叫三個女兒都回來看，捎帶再問問他們的女婿都怎樣。天到這時候了，怎麼還不見來呢？我還得回屋裏去等一會兒。對！

（唱）我再回屋來把她們等，

歇歇喘喘我再吃袋烟。（過門）

（三女順次上）

桂：（唱）在前邊走的是我張桂蘭，

秀：（唱）秀蘭我緊緊跟在後邊，

鳳：（唱）鳳蘭我這裏也不怠慢，

（合唱）一個一個走的歡。

秀：噯，（招手）前邊那不是大姐嗎？

桂：是我呀！你是秀蘭妹妹。

鳳：（急走幾步）大姐、二姐你們怎麼也都回來啦？

桂：不但是回來啦，還是一塊兒回來的呢！（衆笑）爹給咱捎信兒了，說他今兒個過生日。

秀：可不是麼！今兒個還正好是星期天呢。

鳳：可不是怎麼地！要不哇，我才不來呢！

秀：姐姐你來。（叫姐姐到另一側，對姐姐耳邊說幾句，然後互相大笑）

鳳：（驚疑地）噯！姐姐你們笑什麼？

（桂、秀不語還是笑）

你們笑什麼？倒是說呀！

桂：你猜吧！

鳳：笑什麼我會知道啦？哪往那兒猜去呀？

桂：猜不着啦？好！聽我告訴你……你二姐說啦，說你們倆剛結婚不久，當然是不願意回來啦！

鳳：誰說不願意回來啦？人家說的是在家裏有事兒，沒有時間來。好！看我不打你嘴。

（追秀欲打）

桂：喂喂喂，先別打，我問問你，你說你在家裏忙，你是忙啥呀？

鳳：忙啥？給他做鞋，做衣裳唄！

秀：喲！看你說的吧。他有啥了不起的，還給他做鞋做衣裳的！

鳳：哼！還有啥了不起的？你們先別問我，我先問問你們，你們說，我姐夫他們都有啥了不起的？一個一個說，不許驕傲，先從大姐說，咱們看看到底是誰的女婿好。

桂：好，你們聽着。我的女婿可好啦！在南湖工地裏作瓦工。他的工作學習都好，還是工地裏的勞動模範呢。嘿，我看哪，那可真沒比的！

秀：得啦吧！還是我女婿好，他是電氣工。現在國家正在大規模經濟建設，要沒有電氣工，我看什麼也玩兒不轉！我看哪，還是我女婿好，也重要！

鳳：你兩個的都不行，都不如我的好！他是木工，修建要是沒有木工，什麼樓房也蓋不起來！颯風下雨沒處住，幾天兒就把你們「折登」完了，我看哪還是我女婿好！

（互相爭吵）

年：（上場唱快板）

老漢我正在屋裏來抽烟，

忽聽這門外吵吵個歡。

我磕完了烟袋往外走，

到在門外我看一看。（過門）

我推開了門兒，往外看，

嗨！原來是我三個女兒回家園。

叫聲大女兒你身體可好？

婆婆身體可平安？（其女轉身不語）（過門）

再問聲二女兒你女婿他可好？

快快對爹談上一談。（其女轉身不語）（過門）

再問聲三女兒你可好？

你工作是忙還是閒？（其女轉身不語）（過門）

唉！一個一個都不吭氣兒，

好像是吵架把臉翻。

你們到底是爲了啥事兒？

快快對爹爹說個週全。

三人齊唱：叫聲爹爹你聽我言，

（三個女兒都拖着老頭互相爭着，都要先說）

年：（唱快板）噯……有話你們都慢慢的嘮，

何必這樣發急躁！

桂：（唱）不是我桂蘭發急躁，

這裏的事情爹不知道。

自從國家大建設，

我男人他打個第一炮。

南湖就是他的工地，

現在正在修學校。

瓦工就是他的工作，

幹起活來是瓜瓜叫。

他工作好技術高，

還領工友幾十號。

做起活來像猛虎，
他一邊做來還一邊笑。

我光談這些還不算，

還有好的你們聽着。（秀、鳳轉身不願意地）

修樓房他技術強：

各樣的樓房他都不外行。

他會砌磚能變成牆，

裏牆外牆還有走廊。

砌完這些還不算，

灌洋灰他抹洋灰帶刷漿。

中間還要把間壁來打，

各樣的間窗他砌的全。

大樓都是他修建，

我看他真是英雄漢。

修建要是沒有瓦工，

誰也別想住在屋裏邊。

颳風下雨遭大罪，